

编者按:王守振,法学硕士,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曾在淇县挂职副县长。《芦花飞绪》是王守振2007年首发

于《大河报》的名篇,后被收录于《2007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写作》杂志全文转载。他如今又用其命名自己的作品集,不仅因为文章精彩,让人难忘,更因为芦花的意象形态优美,文化底蕴深厚,

可作为其文章的文脉象征。《芦花飞绪》作品集包括“回望朝歌”“回眸故乡”“回首旅途”“回味心绪”“回放异城”五部分100篇文稿。以下为部分《芦花飞绪》书评,本报予以刊发,以饕读者。



## 芦花纷飞入梦来

□周鸣祥

我的案头摆放着一本散文集《芦花飞绪》,这是我非常敬重的老领导王守振先生的文学作品集。

20年前,守振先生从河南省卫生厅下派到淇县挂职副县长,主管科教文卫工作。那时,我在县电视台任职,与守振先生有过不少接触。他温文尔雅、有学者风范,文笔不蔓不枝,文风清新秀丽,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亲和力让人非常心暖。

芦花能够在荒凉、贫瘠的环境中生存,它坚韧、坚强,谦逊、低调,呈现给人的是一种美的意境,为此,芦花备受文人喜爱。守振先生用其中的一篇《芦花飞绪》作为作品集的名字,可见对芦花情有独钟。翻开《芦花飞绪》,一篇篇精美的散文深深吸引着我,特别是第一部分“回望朝歌”,把我带到了难忘的20年前,一幕幕场景仿佛就在昨天,清晰且动人。

淇县云梦山,是纵横秦鼻祖鬼谷子隐居地,被誉为“中华第一古军校”。云梦山山顶草原土肥草旺,骏马秋风,美不胜收。作为主管旅游的副县长,他决定用文艺作品推介淇县旅游,并开始着手创作散文《走近云梦草原》。

为深入了解草原特色,他一有空就登山体验,寻找灵感。那天是冬至,他看看冬天的云梦草原是何模样,便约上几名好友一块前往。我们在干枯的齐腰深的草莽中前行,无际的草原和连绵的群山让人浮想联翩。那天,天色阴沉,北风呼啸,不一会儿天空又飘起了雪花。守振先生却兴致很高,他一边走,一边耐心地为我们介绍着黄稗草的特性,描绘着云梦草原的美好前景,还和我们在雪落草原的空灵意境中合影留念。

后来,他的散文《走近云梦草原》分别在《大河报》《羊城晚报》《散文选刊》

《河南日报》等报刊发表。人们高兴地说,淇县来了一个“作家县长”。第二年秋天,守振先生亲自策划“云梦山草原风情节”,并邀约了省市文艺界、新闻界人士前来参加。开幕式那天晚上,云梦草原成了欢乐的海洋,守振先生和大家一起,围着篝火跳啊、唱啊,其乐融融。

紧接着,守振先生的散文《美丽的云梦草原之夜》在《河南日报》发表。也就是那个夜晚的篝火,点燃了云梦草原风情节的灿烂梦想。直至今日,每到秋季,人们依旧会到云梦草原载歌载舞,领略那独特的异域风情。

每个人的散文作品都是一扇通向内心世界的门。阅读守振先生的散文,仿佛从时光的长廊里穿梭,点点滴滴恰似梦境一般缓缓浮现。在云梦山景区山门北侧的山坡上,有数百亩桑葚树,这是淇县绿化造林时栽植的经济林,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人们竟然没有发现如此“宝地”。守振先生觉得应当尽快推介这片山林,让它成为淇县观光游览新亮点,便开始创作有关散文。他多次来到这里体验感受,特别是桑葚成熟时节,他把一颗颗乖巧的桑葚轻轻采摘下来,放在掌心看了看,然后围绕桑葚的栽种历史、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娓娓道来,脸上的笑容像春风一样和善……随后,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篇篇精美的散文。《明天相约去桑园》在《中国旅游报》发表,《又到桑葚红紫时》在《人民日报》发表。如今,这里已成了当地有名的桑葚采摘园。

守振先生的文字宛如涓涓细流,看似平静无波,却默默地滋润着读者的心田。他以平实的笔调记述生活中的琐事,那些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息在字里行间悄然弥漫。就像他笔下故乡的蝉鸣,故乡的白菜,故乡的圆月,故乡的香茗……这些看似普通的景致在他的散文里却别具韵味,仿佛承载着岁月沉淀的故事,只要轻轻触动,就会倾泻而出。

在他的文章中,对于过往情感的书写相当细腻入微。友情犹如某个午后暖阳下,老友之间那会心的笑容与淡淡的茶香相互交融;亲情恰似母亲在昏黄灯光下缝补衣衫的背影,深沉凝重,满含无尽的关爱与牵挂。这些情感虽被岁月消磨,却在文字里重拾往昔的温度。

守振先生的散文对生活有着深刻的反思。在岁月的流转里,他对那些曾经的懵懂、错过、遗憾毫不掩饰,他并非只是简单描述,而是深入剖析这些过往经历给自己和他人可能带来的影响,这就如同镜子一般,让读者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在产生共鸣的同时,有一份对往昔的和解与释然。《芦花飞绪》中的“回望朝歌”“回眸故乡”“回首旅途”“回味心绪”“回放异城”5个部分都有精彩的呈现。

守振先生的散文情景交融,意境高远,画面感非常强。当时,淇县电视台开设一档文学栏目《电视散文》。为了更好地展示、推介淇县旅游资源,电视台记者将守振先生的散文一篇篇搬上荧屏,《走近云梦草原》《古灵山散记》《雨中云梦》《明天相约去桑园》《野趣横生石门峡》等电视散文播出后,在淇县好评如潮。其中,电视散文《雨中云梦》在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十四部委联合开办的“全国千县(市)电视台联播节目”中播出,并荣获河南省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这些作品,不但宣传推介了淇县,也让我们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

夜深人静,我打开《芦花飞绪》品读,看到了守振先生对淇县的深情回望和美好祝愿,也看到了他那颗滚烫的纤尘不染的灵感和诗心。同时,也仿佛看到一片片一丛丛芦葦在河边、在路旁茂盛地生长,鸟儿不时在其间翻飞而过……睡梦中,那洁白的芦花在夕阳之下随风飘舞,那鹅绒般的芦花飘啊、飘啊,布满了整个世界,那是一幅多么美妙的景象啊……

## 芦花深处是为家

□蔡云川

芦花是有神性的。其最早出现在《诗经》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就是飘荡在中国人远古诗歌里、情丝里的芦苇。

芦花也是有灵魂的。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在弱肉强食的西方世界里,思想者像芦苇的生命一样脆弱,但这脆弱的生命因有思想而高贵。芦花,在守振君笔下是深情的,是诗意的。深情,缘于他对脚下土地的爱;诗意,蕴含着他的豁达与通透。

数年前,我初次捧读散文集《芦花飞绪》初稿时,就已爱不释手。

他一直专注工作、忙于事务,没能腾出时间整理出版。今天,终于焐热熟透,即将付梓。我近水楼台,读之依旧思绪万千。

守振君老家的村子叫苇园,充满诗意,蒹葭苍苍是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润物无声。这个幽静的苇园,孔子周游列国拜访蘧伯玉时曾来此游历。在自然滋养,在人文熏陶下,从这里走出的一定是充满悲悯情怀之人。守振君曾是河南省政协委员;他的叔叔王春峰,曾任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党委书记,是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这在家乡传为美谈。苇园滋养了赤子,赤子也没有

辜负苇园。

品读“回眸故乡”部分时,我不禁想,家乡中学教室里那张充满灵性的课桌,两位在那张摇摇晃晃的旧桌上读书的学子皆非同凡响。

一个是冯杰,赫赫有名,是一位活得异常纯粹的文人。冯杰不屑功名,是斩获台湾最多文学大奖的中国大陆作家,诗书画三绝。另一个是守振君,为政,勤勉敬业,生活清廉;为文,硬有佳作发表,现已聚沙成塔;为书,常笔走龙蛇,点画雄浑有力。在这个多元的时代,这两位“三栖”杰人,我是心向往之却又自愧弗如。在我们那一批从长垣走出的同学里,被戏称为长垣“散文三棵树”,我真的是沾了他俩的光。我仁,在长垣蘧伯玉祠联袂完成了《君子之乡记》碑刻。我撰文,冯杰题额,正文由守振书丹,这也成了我们为家乡君子文化建设奔走呼号的见证。

品读“回望朝歌”部分时,我又想到20年前,他赴任淇县副县长时,我们曾在一起回忆起了小时卖花米团挣学费的经历,于是就写了一篇《又忆儿时的同行》散文。

报刊登后,守振君很快在报纸上鸿雁传书,写下《明天相约去桑园》,文章的结尾是“我随即又拨通了手机,给我儿时曾结伴偷偷钻进桑园现已赴济源任职的云川君,还有在河南农大做学问的杨喜田教授,他们欣喜地答应:明天相约去桑园!”于是我便赶到朝歌,在云梦山北麓的桑园里,与他一起回味童年时光,为“采摘的是桑

葦,品尝的是岁月;酸涩的是过去,甘甜的是未来”而深深共鸣。

品味“回味心绪”部分时,我时常无眠。《今夜无眠》是守振君为我的散文集写的跋。今天,读着跋写跋,那是另一番滋味在心头。一次,我俩饮茶吟咏曾国藩的诗:“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茶香里,洋溢在他脸上的是淡泊名利、顺应自然,那是对内心深处的却是下一句的“太虚”,是凄风苦雨后的无语。心随诗境,我羡慕守振君洒脱的气韵。

从黄河流域走出的我们,留下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这不仅是一个人,也是时代的宿命。

也依稀记得,我与守振君品读梅花道人《芦花寒雁图》,谈论“家”在何方?我指着画面说,你看,那几重水,几重岸,一叶孤舟,一双寒雁,多么荒寒。画家笔下晕染的也许正是苏轼凄厉地发问:“归暮,归暮,长笛一声何处?”守振君没有反驳我的偏见,他吟出梅花道人题跋的词句:“孤舟小,去无涯。那个汀洲不是家?”他抿了一口茶,接着又说:“渔父的家在芦花深处,在寒雁惊飞处,在风波礁石处,也在寒江月夜悠远的笛声里。人在江湖,心安,无家亦为家。”这番话,不仅仅是评画,更是他直面纷繁人生的豁达。

人,终有一天会像局外人一样笑看自己的过往。浮生如梦,梦如芦絮翻飞。品读《芦花飞绪》,读出的也许正是守振君苦苦寻觅精神家园的心路历程。

□冯杰

1978年夏天,我十四岁,临近考高中,父亲看到我“中举”的希望不大,严厉,心急,就让我到孟岗乡苇园村一个乡村学校复习,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那天,父亲骑一辆旧自行车,车座后驮着一袋好面,我骑着一辆新车随后,显然对“磨枪”信心不足。

苇园村教数学的王守训老师是我父亲的好友,我当称叔辈。他数学教得好,有经验,经手调理出的学生多年来都以高分考上高中。我吃住王老师家,近朱者赤,想必会得真传,父亲也希望这次不会出例外。

头天夜里,粮囤周围老鼠欢乐,忽腾忽腾。第二天起床,看到有数学也不好的老鼠把我的一只新凉鞋咬破。我不得不穿着不对称的凉鞋上学。

前后苇园村共有一个学校,乡村学校坐落在村子东头,教室蓝砖灰瓦,缝隙布满青苔。校外是漫无边际的苇塘,绿叶红蛛,麻雀起哄。院墙是土垛的,翻身就可跨越上一个台阶。我每到一个新校,立马会和那些成绩不好品德不优的同学团结一块,惺惺相惜,气味相投,还会一块悲天悯人。

和守振相处却是例外,我和他同在一个毕业班。教室里是木凳,旧桌,水泥涂抹的黑板。老师破例把我排在第一组。守振是班长,各门功课都好,学习扎实,素质遥遥领先在座“衮衮诸公”,是被全校寄予很大希望的优等生,代表苇园学校的标杆。

我不会的习题请教他,困惑之处请教他,有时为了应付还要抄他的作业。为了表示地久天长,一天,我领守振等四个同学,骑车跑到十里开外小镇上的一家小照相馆,大家端正坐好,那年还不兴喊“茄子”,大家就闭嘴照

了合影。对我和守振而言,这是一张可以载入少年记忆的黑白照。

焦躁的夏天终于来临。蝉声骤起,考试开始,结果我和守振各自都取得第一名;守振不负众望,以村办初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乡高中;我初赛磨枪,不快也光”。那天,父亲骑一辆旧自行车,车座后驮着一袋好面,我骑着一辆新车随后,显然对“磨枪”信心不足。

那年考高中我落榜了。实践证明,在数学老师那里我创造了一个奇迹。尽管这段日子短暂,在一个少年思想上还有点灰色,但我一直记着1978年苇园村学校周围池塘里的芦苇。1978年雨后蛙声高过校园嘹亮的朗读课文声。1978年夏天的蝉鸣覆盖着我躺在苇塘看到的一方天空。

以后我当乡村信贷员,当小职员。时间快得像折断一截芦苇,二十多年过去了。有一天在淇县,在鬼谷子呼风唤雨走过的云梦山,我又见到守振。

是开黄河诗会。云梦山讲解员的解说声情并茂,诗情画意。我恭维讲解员:“一路下来,山水虽好,你的解说词讲得最好。”小姑娘倒是诚实,说:“这词是俺王县长写的。”

知道守振就是“王县长”,负责淇县文化、教育、旅游。他几乎成为开发本土旅游的代言人,笔下多与云梦山有关。许多人受他文章诱惑才光临云梦山,想到那句“江山当得诗人助”。我说守振:“上你当的人很多。”

后来他换了许多位置,文化情怀始终不变。

读到宋人刘挚语:“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觉得一个有作为之士应当如此。守振没有当“文人”,却得到器识。面对生活,有感而发,触景生情,且倚马可待。业余时间他远离烟、酒、牌,都去写了文章,如此执着,在我看来未免有点辜负了嘉年华。上初中时老师曾对我们说:“考

大学,吃白馍,考不上大学吃窝窝。”守振吃上了白馍。但那个美丽自然的故乡经常在他心里闪现,魂牵梦绕,挥之不去。他开始用文字把故乡移植到纸上。

文坛称守振、云川和我是长垣“散文三棵树”,这个提法既有“植物美学”又有“草木情怀”。云川才华横溢,经风沐雨,见过大世面,属于玉树临风的银杏。守振乡情回望,故土桑梓是他留恋钟情的桑园,乡恋浓厚,硕果累累。想想我该算一棵木瓜树吧,枝干迟钝,有微馨实咯牙不能食用,放到柜子里幽香能熏衣服。

但我们是三棵树,且是乡土树。北中原的乡愁让树木们必须伫立在乡土之上,去听风沐雨。

人生如萍,往事沧桑,少年时代相遇,到后来旧友重逢,在风雨的洗礼下,还能相聚一起,滚滚红尘之中透一口气,品文论艺,也不失另一种人生相约。

守振把履历履痕都印到一个个文字上,近似荣宝斋的那种水印版,拓印底色,让我来品味人生的雪泥鸿爪。慢慢能看到语言的飞絮,木器的纹路,土布的花边……

守振原来的专业是在卫生防疫站“研究蚊子”,不是“研究文字”。他不是专业作家,不靠文章博得虚名,不靠写作看脸吃饭,也没有获全国大奖的挂碍,还不和文坛玩,只是业余玩玩。比起有些持有一张作家证弄个虚名的作家却在“作假”要纯粹得多。他只是饱含文学情怀,有感就写,没有障碍。他的文章不造作,平易亲切,朴实耐读,没用流行作家的宏大段抒情,直抒其言,直发其情,如话家常,我读起来很是亲切。好文字就是静夜俩人的娓娓道来,守振的这些作品深得其味,就是文字的另一种芦花飞絮。

## “如琢如磨”的文学景观

□赵炜

《诗经·卫风·淇奥》曰:“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体现了一种细致入微、精益求精的态度,以及对完美品质的不懈追求。我认为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八个字比喻我省作家王守振的文学和书法作品,再恰当不过了。

拜读了王守振先生新近出版的散文集《芦花飞绪》,如春风吹拂心扉,不禁思绪万千,更能领略到一种岁月的情怀、文化的情怀和生命的欢歌,其锦绣年华浓缩在这本厚重的散文集里,以优美的文字呈现出来,构成王守振精彩壮丽的文学景观。

《芦花飞绪》这本散文集由五部分构成,分别是“回望朝歌”“回眸故乡”“回首旅途”“回味心绪”“回放异城”。其中把“回望朝歌”放在第一部分,收入的14篇散文都与河南淇县有关。王守振于2004年挂职鹤壁淇县副县长,分管旅游、文化、卫生等工作,不仅恪尽职守,而且创新发展,与淇县文化圈的同仁组织有穿透力、辐射力和感染力的文学与艺术作品,大力宣传淇县的自然风光、文化景观和文化内涵,达到以文促旅的可观成效。

怀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王守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也创作了许多荡气回肠的散文作品,如《走近云梦草原》《雨中云梦》《古灵山散记》等。在《走近云梦草原》一文里,他说:“夕阳西下,漫天云锦。站在草原东侧的巨石之上,俯视脚下,悬崖陡峭,凭栏远眺,沃野千里。感触天地之造化,令人陶醉在边塞风光中独有的中原文化里,沉湎在浩瀚悠远的历史积淀中。”“一切景语皆情语”,每一篇都倾注了对古都的热爱,用笔深挚,情感浓郁,词工典丽,深入挖掘古都朝歌的文化内涵,吸引了不少游人纷纷涌向古都

朝歌,拓展了旅游项目,打响了朝歌品牌。王守振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富矿,不仅使沉潜的朝歌焕发光彩,更是成就了散文创作。

也许是古都朝歌唤醒了她内心深处对文学的热爱以及对创作的坚守,也许是内心一直深藏着文学梦,虽然后来她经历了数次职位的变动,文化情怀始终不变,散文越写越多、越写越好。真诚是确保散文品质的基石。在书中“回眸故乡”“回首旅途”“回味心绪”“回放异城”收录的诸多文章里,王守振用心体悟人生滋味、工作心得和人情世态,创作了很多真情实感、质朴无华的散文作品。《搞心台下话“扯淡”》《凝视想马河》《楼下那棵树》《郭亮听雨》等文章真乃“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打造的散文精品。

河南文坛称王守振、蔡云川、冯杰三位作家为长垣“散文三棵树”,用冯杰的话说:“云川才华横溢,经风沐雨,见过大世面,属于玉树临风的银杏。守振乡情回望,故土桑梓是他留恋钟情的桑园,乡恋浓厚,硕果累累。想想我该算一棵木瓜树吧,枝干迟钝,有微馨实咯牙不能食用,放到柜子里幽香能熏衣服。”(冯杰《1978年的芦苇》)长垣“散文三棵树”成为文坛佳话,每一棵树可谓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细观守振的乡情散文,堪称“道德文章”。

《芦花飞绪》的书名来自王守振的一篇散文《芦花飞绪》,放在第二部分的首篇,足见故乡在其心里的分量。他的故乡为长垣市苇园村,那里芦苇繁盛,河水汤汤,留下了乡下孩子的童趣,更是培养了农家子弟勤劳质朴、坚忍不拔的秉性。这个农家子弟少年失去父亲,大学二年级母亲又撒手人寰,在叔叔和长兄等亲人的关心和扶持下,他怀着感恩之心不断进取,上学、工作、成家立业,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了

不凡的业绩。但他一直坚守芦苇的精神,纯正无私,包容谦让,朴实刚毅。王守振心中的芦苇虽柔弱却是会思考的,他就是要做会思考的芦苇,是思考的结晶绽放夺目光华。他从蝉声、月饼、收音机、山洋姜等微小的事物中,怀想到亲人的爱以及油然而生的感念之情。在“回眸故乡”这一部分里,《冤叔》《中秋月又圆》《有个哥哥真好》《生活趣事》等洋溢着烟火气息又无比温情温馨的作品,感人至深。从中又可见纯正家风的浸染与继承。所以,我认为这些佳作都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染与熏陶形成的道德文章。

《芦花飞绪》这本散文集图文并茂,诗文、书画兼具,我省著名作家冯杰的插画,神采飞扬,灼灼其华,更添清新淡雅之风韵。王守振的硬笔书法堪称一绝,字体硬朗,工整俊秀,风骨劲健,使我又想到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形容之,一笔一画功底深厚。《河南思客》开辟的栏目《二十四节气里的名山大川》和《节气里的古文名篇》颇受欢迎。每逢一个节气,王守振就撰写一篇赏析文章,如“河南思客二十四节气里的名山大川”《终南山诗二首》,“河南思客节气里的古文名篇”《小石潭记》等,不仅呈现书法之美,而且附上翔实的解析,给读者评析唐诗或宋词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境界,提升了《河南思客》的审美品位,彰显了古代文学经典的魅力,传递了文学的力量。这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坚守,实乃文化自信的彰显,难能可贵。

这本《芦花飞绪》被列入“河南思客作家文丛”第三辑(潮起河之南),不仅是《河南思客》繁复壮丽的文学百花园的累累硕果,更是王守振文学情怀的展露,多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精心连缀成一篇篇情透纸背、文思丰赡的锦绣文章,给读者呈现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